



試以「這一句話，我會記上一輩子。」為首句，續寫這篇文章。

「用力、微傾」與頓一頓

6C(2018-2019) 何建霆

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(5**)

這一句話，我會記上一輩子；那雄偉而微微彎曲的身子，我會記上一輩子；那蒼白而堅毅的樣子，我會記上一輩子；那清勁有力而不失風雅的字體，我也會記上一輩子。

「手指用力，筆尖要微傾，每一畫之後都要頓一頓，才會做到鐵畫銀鉤的效果。」那把充滿威嚴和慈愛的聲音再次在我耳際響起。爸爸那因長期勞動而充滿青筋的大手輕輕地握着我，一筆一劃地教我寫字。他那溫暖的手心充滿了汗水，寫好每一個字似乎都是他最重要的任務。從事酒店業的父親，因長期收拾房間，手背磨起了厚厚的死皮，使我手背生痛。

父親自小以來寫得一手好字。獲獎無數的他，經常在我面前追憶以前風光日子，說自己的字體是如何端正漂亮，如何憑一首《早發白帝城》而勇奪書法比賽冠軍的寶座……說起書法，父親總能提起興致，說得眉飛色舞、神采飛揚。有別於一向的自卑與自傷，父親在說起書法之道時，總是豪氣萬丈的他常常向我說道：「你父親我是一個失敗者，但是，筆尖必定微傾，每日畫完後一定頓一頓，以構成鐵畫銀鉤的效果。」——這就是他練字多年對書道的總結，也是他對自己大半生的總結。

的確，在很多人眼中父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。中學時期無心向學，與老師發生衝突，知識根基打得不穩，高中時期學習上舉步維艱，想急起直追也太遲了。結果，會考成績不及格，被無情的繼母唾棄，為生計所迫在酒店做房務員。父親的兩位哥哥，一是成為了享譽全港的心臟科名醫，成為有幸拜見英女皇的三大名醫生之一。另一位則成為了一流的物理治療師。與之相較，父親確是黯然失色。這巨大的差距，成為了父親心中的一根刺，令他每每妄自菲薄。那個鐵畫銀鉤的堅持，似乎成為了父親唯一可以向人證明自己非失敗者的證明，可是在大伯父纍纍的獎項之中，這項證明，是顯得多麼的蒼白，那麼的無力。

可是，我卻十分崇拜父親。那份崇敬，不只是簡單的孺慕之情，而是對父親一絲不苟的性情的尊敬，也有一份對那鐵畫銀鉤般的字體的一份崇拜。小時候我最大的願望，是每天等候父親回來，然後看看他認真地在我的學生手冊上簽上名字。那龍飛鳳舞三個字，直撼我幼小的心靈。父親那用力的指尖，微傾的筆尖以及每一筆末的頓一頓，是多麼符合美學標準！那豪放卻不失儒雅的姿勢，像冬日的陽光、春日的雀鳴，滋潤了我的心靈，掃除了我的疲憊。簽完名後，他會和我一起練字，向我提醒道：「你指尖要用力，筆尖要微傾，每畫之尾要頓一頓，這樣才可鐵畫銀鉤！」說著說著，父親會吟誦起《早

發白帝城》來，：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……」

長期的練字讓父親磨練出堅忍不屈的性格。他自卑，卻從沒自棄，他一邊做房務員一邊進修英語，讓自己可以與遊客交流，讓顧客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。他也努力學習，自強不息。終受賞識而一步一步地升至總經理之位。他常說：「知恥者近乎勇。做人，就像寫字，要不停地改進自己，如手指不夠用力，就須多用力；筆尖太直，就要讓它微傾；一畫寫完後別忘了要頓一頓，這要謹記。」父親這一用力、這一微傾，這一頓；成就了自己的格言。而憑藉這一格言，父親由勞動階層躍升至管理層。這一句話，就刻在了我的骨頭之中，永志不忘。

在世俗之眼中，父親確非成功。但成功與否，不只是看他人對自己的觀點；成功與否很多時候，卻是由自己所衡量。父親的話，對我來說意義深遠，影響了我的一輩子。在我的眼中，父親是英雄、是成功的書法家，也是最成功的父親。他那一句「用力、微傾與頓一頓」，至今仍未能令我忘懷——我確會記這一句話一輩子的。

我最大的希望，莫過於父親回復他應有的自信，我衷心地希望他可以把它寫字的傲骨和豪放，融入世俗之中。皆因，父親本來就是這麼的一個人。

李白詩中有云：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」那一份萬丈豪情，千古鮮見。而父親，正正是缺乏了那種漠視他人閑言瘋語的氣概。「君子病無能矣，不病人之不己知」既然，父親有書法上的才能，又何不引其為傲，抬起胸膛去看大伯父呢？始終，做人需要的，豈不是那用力的手指，微傾的筆尖，與每一劃的頓一頓嗎？父親的話，是我一生的座右銘。

「兩岸猿聲啼不絕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那低沉而略有磁性的嗓音在我房門後響起。父親輕輕地推開那敞開的房門，看見我在書寫。他緩緩地道：「兒子啊！記著手指要用力，筆尖要微傾……」我打斷了他的話，接著說：「然後每一劃要頓一頓，才可以做到鐵畫銀鉤的效果！是不是？父親。」父親咕嚕地說了幾句，然後我們看著彼此的眼睛，吃吃地笑了起來。

父親，你這一句話，我定會記上一輩子。